

魚峰文史

第四辑



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
文史研究委员会 编
一九八九年七月

封面题字：廖 平

封面设计：王培坤

鱼峰文史第四辑

政协柳州市鱼峰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

主 编：罗明亮

副主编：孙代文 陈恩本

编 委：张岳天 张镜明

张兆金 宁达理

中共柳州市宣传部

批准出版证8722号

柳铁一中印刷厂印刷

桂南会战检讨会提案简介	梁志强 (97)
桂南会战检讨会侧闻	王椿湘 (104)
解放前的广西工会与柳州工会	张志强 (112)
柳州乾元山庄官司内幕	士 弓 (115)
民国十七年柳州第二次大火纪详	士 弓 (119)
柳州市火灾难民向广西省政府请愿书	古 风 (121)
道安法师与柳州佛教	韦明生 (126)
驾鹤山虎踪	克 兆 成 金 (128)
补 白：集明人诗句藉赞柳州胜景	(33)
什么是地方志	(8)
杨成武讲话摘要	(15)
赵家井得名由来	(21)
朝代名称由来	(40)
旧时河南的当舖	(69)
编后话	(130)
照片摄影	张镜明

柳州古史四题

陈铁生 刘汉忠

潭中县曾叫中潭县

今柳州市自汉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)建制潭中县以来,到今年已有2100周年的历史,在这漫长的时间里,除潭中外,今柳州还先后叫过中潭县、马平县、昆州、南昆州、柳州、龙城郡、柳江县等名。其中,中潭这一名称,见于班固在《前汉书》“卷28地理志·郁林郡·潭中”条下的注:“莽曰中潭”。对此注,唐代颜师古有说明:“王莽篡位,改汉郡县名,普易之也”。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,原来潭中改名中潭,是王莽篡汉后要的把戏。

王莽于公元八年改国号叫“新”以后,为了缓和社会矛盾,巩固其统治,在下令变法,全面改革官制及其名称的同时,还大规模地增设郡县,任意更改各地地名。增设郡县方面,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,西汉一朝,至平帝元始二年(公元2年),有郡国103,县、道、侯国1587,邑1314。而到王莽时,“大郡至分为五,(全国)合百二十有五郡,九州之内,县二千二百有三”。(见《资治通鉴》卷37·汉纪29),由此可算出王莽在位时增设了22个郡,616个县。改名方面,原西汉的103个郡国,改了75个,占73%,原西汉县、道、侯国共1587

个、改了730个，占46%。不少地名不是一次性更改，有“岁复变更、一郡至五易名”的，（《汉书》王莽传），王莽改地名的方法很多，最常用的是把原地名改成带有“亭”字的。“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，以应符命文也。”（《汉书》王莽传）这里的“符命”也就是所谓的“天命”如把牂牁郡的夜郎改同亭、蜀郡的广都改就都亭，现广西的苍梧郡广信县改广信亭、合浦郡合浦县改恒亭等即是。其次是把原地名改为带有治、安、宁、平、顺等吉利字样、以图长治久安，天下平宁。如槐里县改槐治、阳城改新安，大夏改顺夏等，还有是把信、善、睦昌等寓意美好的字眼用于新地名中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用这类方法改名的郡县达150个之多。另外、还用同音、同义、反义、以及将原地名颠倒的办法来改变地名。如把武陵郡沅陵县改沅陆，梁国的己氏改己善，广平国的曲周改直周，右北平郡的夕阳改夕阴，渔阳郡的平犷等即是，总之是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。潭中县的改为中潭县，就是上述王莽改名办法中最后那一种。

王莽不顾地名产生的历史和原因，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和特点以及一个地名确定后需要的稳定性，只凭个人好恶，擅自改动，对生产发展，社会进步毫无意义，而且很多地名字同音近，极易造成混乱。这种方法是不得人心的，果然，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，各地农民起义的爆发，王莽的统治迅速崩溃，其苦心孤诣更改了那么多的地名，随着他的灭亡也烟消云散了。东汉建立，郡县名称一仍西汉。中潭县又恢复为潭中县。

古潭中县地名的改动，由于时间很短，因此很多史籍无载，故鲜为人知，这段掌故，可算作柳州地名史上的趣闻。

南昆州和柳州的得名

唐武德四年（622）李渊把隋时的马平县改为昆州，旋即于当年改为南昆州，到贞观八年（635）李世民又把南昆州改为柳州，在这短短的13年时间里，将一座城市名称进行多次的改动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这和唐初全国大规模地名变动的背景有关。

隋唐之交，争战频繁，在唐军占领的地方，为了消除隋王朝的政治影响，唐统治者把原有的一些颂扬隋朝的地名，改为颂扬唐王朝或其他意义的地名，如把隋昌改为唐昌，把隋文帝发迹之地大兴县改为万年县，吴兴县改为唐兴县等。另外，为避自己祖先或本人名讳，唐初统治者也改了不少地名。如李渊的五世祖叫李熙，遂把当时的熙州改为舒州，永熙县改为永宁县，义熙县（今我区之融水）改为融水县。由于这时地方行政机构体制不一，州郡混杂，李渊遂“罢郡设州”，取消隋末的郡名，将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一律改称州。于是隋末的马平县在这时改称为昆州。但紧接着唐初统治者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因当时地名改动的匆忙，不慎重，欠周密，出现了大量完全相同或语音相近的地名。据统计，当时全国同名的州有49组，其中同叫义州的有四个之多。三州同名的有简州、文州、方州、龙州等八个，两州同名的有四十个，其中包括昆州。当时除现柳州叫昆州外，还有现为云南省昆明市也叫昆州，这些相同或相似的地名，极易使人混淆和误解，对国家的行政管理造成很大的不便，对此，李渊除在新州县命名时设法加以区别外，对原来相同的

地名，采取了在其中一个的前面冠以方位词的办法加以区别。如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改为南昆州的。类似这种改动，在今我区的还有尹州（今贵县）改为南尹州（另一个尹州在今云南省广通县）恭州（今蒙山县）改为南恭州（另一个恭州在今四川省松潘县地）。

但这种办法，一方面因方位词有限而同名州太多，二方面带方位词的州名使用起来不便，仍未能妥善地解决地名问题，于是唐太宗时，开始了全面地名整顿工作，首先他废省了一批州县约300个，其中不少就是地名相同者，其次把州一级机构的方位词通通去掉。有的另改新名，改名的方法之一，是州县以当时山水名称而取名，为让方便了解这情况，现举我区当时因以水面得名的州为例：如乐州（今平乐）贞观8年改昭州，取境内昭潭为名。静州（今昭平）贞观8年改富州，因当地富川水得名。南恭州（今蒙山）贞观8年改蒙州，因蒙水为名。简州（今横县）贞观8年改横州，因横槎江得名。而南昆州这时改为柳州，就是以州治旁的一条河流柳江得名的。

这次全国性的地名改动，到贞观13年结束。从此，我国形成了历代条理化，规范化的地名系统。

敦煌出土官簿中的柳州史料

《旧唐书》纂修始于后晋天福六年（941），成于开运二年（945），在《旧唐书》之前，记载柳州各属唐中期以前的地理文献，现在还能看到的主要有《通典》（成书于八〇一年）、《元和郡县志》（成书于八一三年），但这些文献

因材料来源的不同，以及长期的钞刻，文献内容有一些差互之处，有待进一步的考查。

本世纪初，在甘肃敦煌石室出土了唐天宝初年写本《郡县公廨本钱簿》，本簿成于唐天宝初年(公元七四二、三年)，早于《通典》《元和郡县志》半个世纪以上，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地理文献，其所记柳州的地理材料虽较简略，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现将材料公布，并结合诸文献作一疏注。

材料本文：

(下)	龙柳	桂府管内	(下)		(下)
	城	六百六十四两	三		一
			马平一百五十四两		洛村无
			(下)	(下)	(下)
			二	二	一
			龙城六十	象七十二	洛容无

此簿柳州所属之“洛村”，《通典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均作“洛封”，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地理志均作洛曹，《唐会要》卷七一作“洛漕”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在洛曹县下云：“旧洛村，元和十三年改名。”《寰宇记》取材来自《元和志》，封、村二字形似易误，如本簿所记不误，则各处之“洛封”当并正为“洛村”。

《元和志》记载柳州唐开元时领十四乡，元和时领七乡，本簿合五县共九乡，《太平寰宇记》记马平旧二乡、龙城旧四乡，其他三县乡数各一，五县合计也是九乡。据此，则唐开元至天宝这段长的时期内，柳州乡级建置有较大的变化。

本簿柳州各属县中，马平处于最主要的地位，这显然与马平为州治所有关，柳州官府本钱额为六百六十四两，当时

广西的桂管经略使内，桂府（桂州）一千八百七十一两，贺州三千八百两，梧州一千一百两，昭州一千五百两，龚州一千一百两，象州一千零二十五两，融州四百一十五两，蒙州七百六十两，富州四百四十五两，柳州是倒数第三，大大低于桂、贺等州，本钱额的规定与当地的人口、贡赋、辖域等有相应的关系。故知唐中期前柳州在桂管内处于较落后的地位。马平县名下本钱额为一百五十两，略相当于桂州的兴安（一百三十两），永福（一百七十两），象州的武仙（一百五十两），浔州的桂平（一百五十两），融州的融水（一百三十五），在桂管内各县属中等，在柳州内则大大高于其他县。

李曾伯修砌柳州城

《柳州县志》在谈到柳州古代城池的修筑时，曾记道：“唐宋时俱系土城，至元祐间知柳州毕君卿重筑，在江北旧州。咸淳初徙州治于龙江，迄元俱无城廓……”。在这里县志所记不确，实际上是，在北宋元祐年后（1086—1093）和南宋咸淳年（1265—1274）前这段时间内的南宋宝祐六年（1258），柳州是筑过一次城的，只是由于主政者的被贬以及南宋的很快灭亡，未能完工而已。

主政者李曾伯，是宋宰相李彦邦之孙。曾先后两次来广西任职。第一次于淳祐年（1249），知静江府（今桂林）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转运使。宝祐五年十二月第二次来是任广南制置大使，不久又兼静江知府和广西转运使。此时正值蒙古南路军队第二次进攻广西，李集广西军政财权于

一身，南宋政权是想通过他能在广西制止蒙古军队的进攻。李到广西后，先是推荐了一批精干官员任各州知州，其中郑恭知邕州，赵龠夫知融州，彭宋杰知宜州、章元知钦州、知柳州的是王该。此外，对一些重点城池着手进行修筑。在这以前，广西诸府州中，只静江府城已动工重加构筑外，其他州治不是无城，就是有也极简陋或年久失修，根本无法有效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。需修筑的城不少，但南宋财政支绌，李通过考查，认识到，和融县、宜州、宾州等地相比，柳州“是控扼邕、宜、融三路紧要之地”在柳筑城是当务之急，于是他向皇帝上奏道：“以臣管见，柳不可以不亟筑。”并亲自到柳州查看筑城现场，发现柳州筑城困难良多：“彼中江虽可恃，而江岸皆石，向北一面开濠，若到底皆土。引江水而入，深五六丈，计费工已不浅，而又恐石脚，则施工不易，且闻环柳三百里间，并无一木植板筑，岂容缺此？”尽管如此，由于修柳州城事关军事大计，李曾伯不敢拖延，一而将情况上奏，申请款项一百万贯，一面令知州王该尽快开工，所需钱粮先从别处移用。人力方面，柳州只有五百兵丁可用，“近只得于邕戍抽摘一千人以应其役。”南宋政权也全如所请，拨了百万之数。

然而，很快柳州的筑城之举便不了了之，原因是南路蒙古军队进攻广西，目的并非要占城略地，而是打通道路，到湖北鄂州与忽必烈一军会合。正当李曾伯在广西筹划筑城防卫之际，南路蒙古军已发挥其优势，以骑兵迅速地穿过广西北上了。由于未能阻住蒙古军队，李曾伯被削官二级调离广西，不久，南宋灭亡。在元政府认为，各地筑城已属多余，柳州筑城一事就再没有下文。因此，柳州“迄元俱无城廓”。

文中所引，均见自李曾伯撰的《可斋杂稿》书中除记州筑城事外，还记有柳州当时戍兵情况以及李曾伯建议在东泉进行耕屯等事，这些史料均为《县志》所未载，正史中也未见记，加以整理可补柳州史志记载的不足。

什么是地方志？它有什么价值？

地方志简称方志或地志。志是记或记录的意思，就是以地区或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性记录。地方志一般分为全国性的总志（即一统志）和地方性的区域志（即省、府、州、县志）两种。两者相辅相成，修总志促进区域性方志的发展，而区域志又为总志提供很有价值的素材。

我国的地方志历史悠久，地域广阔，内容丰富多采，为世界所罕见，是我国文化的珍贵遗产。对于研究我国的政治史、经济史、文化史、军事史、中外关系史、科学技术史，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，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。通过地方志，有助于了解历史上生产、阶级关系和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情况，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，又可以为今天社会主义四化服务。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，方志中有关气候、天象、地形、土壤、水文、物产、灾异等的记载，可为四化提供大量的依据和借鉴，是我们进行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必需首先掌握的基本情况。特别是地震灾害的记载，是我们今天掌握地震规律、制定防震抗震措施不可缺少的历史资料。地方志关于文物古迹和名胜风景区的记载，可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历史依据，有利旅游点的开辟和旅游事业的发展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古代史常识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）

柳州及各属城隍遗址初探

潘朝业

“为关御暴。”故自古每置都邑，必设城隍。取土筑城，城外取土注处，即可聚水为隍，即通常所谓的“金城汤池。”考证古代城隍遗迹一则可知各代政治、军事的分布状况与规模，二则可知各代当地经济、文化发展的历史影响。凡是其地富庶，人民众多，城隍规模必大而坚深，反之则小而易圯；凡是为都邑历时愈久，其址必显而久存，反之则易堙而难寻。我们在方志编撰工作中，研究城隍遗迹，自然便是一项重要的课题。

《旧唐书》地理志载：“柳州、隋始安郡之马平县。武德（唐高祖）四年（公元六二一）平萧铣，置昆州，领马平、新平、文安、贺水、归德五县。其年改归德为修德，改文安为乐沙，仍加昆州为南昆州。八年以贺水属澄州（今上林县）。贞观七年（太宗，六三三），省乐沙入新平县，以废龙州之城来属。八年，改南昆州为柳州，九年，置崖山县。”同书马平条则载：马平、州所治，汉潭中县地，属鬱林郡，隋置马平县。”从以上文献看，唐初的南昆州及稍后的柳州，辖地甚广，北起洛容（治在今中渡的白龙岩），南滨红水河（即修德县），西南则竟至澄江（古贺水）之石陵镇一带（即贺水县），武德四年置南方州（今上林），又将贺水

去属。故贺水属柳，为时较短。

汉武帝时的潭县治所，今已难证。《旧唐书》仅言马平县“潭中县地，”不一定是治所。据父老相传，曾一度设在今之黎冲村一带。但并无证据。惟近年在九头山发现汉墓，传说或亦相近。此须待考。

至于柳州及其属县，治所尚存遗址可考者，除马平之外，还有龙城、新平、修德及稍后设置的洛容等县。

何谓马平？据徐松石教授（苍梧人，曾在中山大学任教，闻近年尚在台大）的名著《壮族、秦族、越族考》一书，他收集“马平”、“马坪”、“平马”、及“平怀”等数十处地名，认为“平”即古壮语的交易场所之义，“马平”即是马市之义。此说或可成立，今姑引为“马平”的释名。

唐刺史柳宗元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一文说：“古之州治，在水南山石间。”清王锦《柳州府志·沿革目》则说：“陈改属始安，复置象郡，治马平焉。隋开皇（文帝）中，废郡，徙州治于江北。”由此可知，“水南山石间”之地，在隋前已为治所，并一度为象郡郡治。至隋才废象郡而为始安郡之马平县，并迁治于水北。《府志》中的“州”字，是清人的附会，因隋时此地只是县城而不是州城。

所谓“水南山石间，”当是指在驾鹤、东台二石山之间的一段滨江地带。此处东南二方利用石山作屏障，北临江水，三面城垣不须规模很大，但它既是历时多年的都邑，且还做过象郡郡治，其南而平野地带必建有城垣隍池，又可惜迁治千馀年，其地又在州城对岸，从来不断人烟，千载居民，营室取土，城垣之土不独逐渐取去，即城基之地，亦逐

渐化为卢舍田园，今所存者，惟见当时隍池，亦即《府志·沟洫》中的“长塘”，该目载：“长塘，在驾鹤山下。”实则此一“长塘”，是自驾鹤山东南石崖下向东直趋末台西南之山脚，其势略成一弧形，弯绕二山之间的土地，至今东台山下一段虽已填为街道，但其低洼之形犹隐隐可查，由此可说，古之马平，城虽已平，而隍池之址犹在。

州城徙江北后，除城楼或有砖构外，大抵皆以土筑成，直至明代洪武以后，方令各州县普建砖城。但一般还是外砖内土。柳州城墙自东门绕自北门一带，在今文化大院东侧之段，至三十年代笔者犹亲见是外砖内土之墙。惟各城门皆甚雄伟，北门、大南门及东门皆相差不远，小南门延至西门之墙，内外皆砖，遗址在今小南路东沿。此外，西门更有外城，今“破城门”即是外城之出入口。此城由于西、南、东三面皆水，易守难攻，故隍池不必太深，惟北门是大野，隍池不能不设，昔日之五里塘，实是利用城北挖沟，加深聚水而成的隍池。如此城隍，历明、清五百年，大抵规模不变。直至近代，由于城市建设需要，始渐拆除，其城楼惟遗东门，其城墙惟遗东门两边各一小段，此乃古城遗迹最后之物，不惟可作古物保存，亦可作为研究明清军事，经济及建筑工艺之物证。

初期的柳州属县，除马平为州治所在地之外，尚有文安、新平、德往、贺水、崖山五县。贺水一县乃于武德八年（六二五）改属澄州。文安亦于建置之年改为乐沙。《府志》载：“常安县在县治（应为州治）南今（清代）为常安堡。”其地约今拉堡至百朋一带，但为时不久。《旧唐书·地志》载“贞观七年（六三三）省乐沙入新平县。”为治地

之时，前后仅十二年，复以此处水利较好，人口众多，或有城隍，至今亦应为屡代耕作，营造所改变。新平一县，《府志·古迹》则载：“即今（清代）新兴镇地。新兴镇即今之新兴村，抗日中期，笔者曾乘汽车（木炭车）过此，恰值车子发生故障，必须修理，乃就地至粥亭吃粥，並入村中闲逛，发现其村西北，尚有断垣数处，均高约二米，底宽约三至四米，断面成梯形，此物想即是当年之新平县城遗址。但此县在贞观十二年（六八三年）即省入马平，前后为治地亦仅十七年，由于地当平野，集落並不发达，千年古迹，乃得幸存。

归德一县，建置之年即改为修德，《广西通志》载：“在花楼岭下。”一九四六春，我任教来宾中学，以民国二十三年县人所编《来宾县志》不能考出旧修德治址所在，乃四处查询，后见测量标志，方知花楼岭在良塘溪（旧称雷溪）入红水河之河口西侧，是一个独立小丘，相对高度约三十多米。其岭紧扼溪口，隔溪岸边有一石板码头，每块约长一米五，宽四十至五十公分，厚约六至七公分。因此联想，此地岸高土瘠，自无良田，不可能有大集落，若非公款，则不可能有建此码头之资金。因登岸考查，此日果然在花楼岭对岸，在溪口与大河交汇处的三角地上，发现土城痕迹。痕迹为两层土圈，内圈径约为八十米，外圈离内圈约八米，此乃一城一郭，非常明显，虽经千年耕作，由于积土太多，遗迹始终未泯。城南河滨，在石板码头下河之处，有一社王遗迹，神像以石板浮雕，左公右婆，周有云纹，惟无文字。计此地周围五六里，並不可能建立集落，何人来此置社？想必亦是古物！

据《旧唐书·地志·严州目》载：“乾封元年（六六六），招致生獠置严州。”“领县三、来宾、州所治地（地在今良江镇附近，遗迹犹存）循德（后改为修德）、归化。”考此，则修德为县，隶柳州者前后四十五年。此后直至天宝元年（七四二·壬午），改严州为修德郡，乾元元年（七五八·戊戌）复为严州，始终领有三县，修德为县亦始终存在，故此修德县治，自初置至此，实已一百三十七年，此后何时省并？尚待详考，但其治地历时长久，无怪城址至今尚隐隐可寻。此处地当坡顶，由于其西与南皆水、北东崔地、故未见护城之隍。

唐高宗以后，修德县既去属严州，新平又省入马平，柳州当时属县，惟有马平、龙城崖山，象县虽一度来属，但不久又自设为州，直至中唐以后，始置洛曹、洛容二县来属。

龙城，梁时有县，武德四年与南昆州同时设州，是为龙州，领龙城、柳岭二县。贞观七年，废龙州，省柳岭入龙城而为柳州属县。龙城治在今青凤山北、龙江出口之南岸，此处在南宋咸淳元年曾迁柳州州治于其地，元时以兵燹过后，所毁太甚，乃迁柳州州治于龙江北岸，入明，州治复迁回马平，乃于旧龙城遗址之对岸，乌鸾峰北设柳城县治。一九八四年冬，我们曾一度考查，龙城旧址，城隍规模雄伟，自龙江南岸绕至柳江西岸约一公里半，城高隘深，真一古代名城。

柳岭县治，虽为时不长，但遗址可能即在今沙塘镇以西之江边，亦即明人徐霞客游记所载之“古城”，此县南界与马平接壤，故《旧唐书》有“州界柳岭”之语，近年在凤山与古城之间的耕地上发现界碑一块，亦可证当年龙城与柳岭